

南史

八

列傳第三

南史十三



宋宗室及諸王上

長沙景王道憐

臨川烈武王道規

鮑昭

營浦侯遵考

從子季連

武帝諸子

長沙景王道憐傳

長沙景王道憐宋武帝中弟也謝琰為徐州命為從事史武帝剋京城及平建鄴道憐常留侍太后後以軍功封新渝縣男從武帝征廣固所部獲慕容超以功改封竟陵縣公及討司馬休之道憐監太尉留府事江陵平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護南蠻校尉加都督北府文武悉配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多諸鄙拙畜聚常若不足去鎮日府庫為空徵拜司空徐兗二州刺史加都督出鎮京口武帝受命遷太尉封長沙王先是廬陵王義真為揚州刺史太后謂上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為揚州上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重非道憐所了太后曰道憐年五十豈不如十歲兒邪上曰車士雖為刺史事無大小皆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

太后乃無言竟不授永初三年薨加贈太傅葬禮依晉太宰安平王孚故事鸞路九旒黃屋左纛輜輶車挽歌二部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文帝元嘉九年詔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開府儀同三司華容縣公王弘開府儀同三司永脩縣公檀道濟故青州刺史龍陽縣公王鎮惡並勒功天府配祭廟庭道憐子義欣嗣位豫州刺史鎮壽陽境內畏服道不拾遺遂爲盛藩強鎮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王子悼王瑾

嗣傳爵至子齊受禪國除瑾弟韞字彥文位雍州刺史侍中領右衛將軍領軍將軍昇明二年被齊高帝誅韞人才凡鄙特爲明帝所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嘗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政是我其庸底類如此韞弟述字彥思亦甚庸劣從子侯疾危篤父彥節母蕭對之泣述嘗候之便命左右取酒肉令侯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焉荅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又嘗新有緦

慘或詣之問其母安否述曰唯有愁悒次訪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麀蓋謂麀爲憂也義欣弟義融封桂陽縣侯邑千戶凡王子爲侯食邑皆千戶義融位五兵尚書領軍有質幹善於用短卒謚恭侯子孝侯覬嗣無子弟襲以子是繼襲字茂德性庸鄙爲郢州刺史暑月露禪上聽事時網紀政伏閣怪之訪問乃知是襲義融弟義宗幼爲武帝所愛字曰伯奴封新渝縣侯位太子左衛率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入義宗第蔽隱免官德靈以姿色故義宗愛寵之義宗卒

於南兖州刺史謚曰惠侯子懷珍嗣無子弟彥節以子承繼彥節少以宗室清謹見知孝武時其弟遐坐通嫡母殷氏養女雲敷殷每禁之及殷亡口血出衆疑遐行毒害孝武使彥節從弟祇諷彥節啓證其事彥節曰行路之人尚不應爾今日乃可一門同盡無容奉敕衆以此稱之後廢帝即位累遷尚書左僕射參選元徽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桂陽王休範爲逆中領軍劉劬出守石頭彥節權兼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隨入殿封當陽侯與齊高帝袁粲褚彥回分

日入直平決機事遷中書令加撫軍將軍及帝廢爲蒼梧王彥節出集議於路逢從弟韞韞問曰今日之事故當歸兄邪彥節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搃曾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齊高帝聞而惡之順帝即位轉尚書令時齊高帝輔政彥節知運祚將遷密懷異圖及沈攸之舉兵齊高入屯朝堂表粲鎮石頭潛與彥節及諸大將黃回等謀夜會石頭詰旦乃發彥節素怯騷擾不自安再晡後便自丹楊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蕭氏強勸令食彥節歔羹寫

曾中手振不自禁其主簿丁靈衛聞難即入語左右曰今日之事難以取濟但我受劉公厚恩義無二情及至見粲粲驚曰何遽便來事今敗矣彥節曰今得見公萬死何恨從弟韞直省內與直閣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齊高帝會彥節事覺秣陵令劉實建康令劉遐密告齊高帝高帝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殺之伯興亦遇害粲敗彥節踰城走於額檐湖見禽被殺彥節子俱嘗賦詩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時咸云此爲祆句事敗俱與弟咳髮披法

服向京口於客舍爲人識執於建康獄盡殺之
彥節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人以
此少之其妻蕭思詒女也常懼禍敗每謂曰君
富貴已足故應爲兒作計彥節不從故及禍彥
節弟遐字彥道爲嫡母殷暴亡有司糾之徙始
安郡後得還位吳郡太守至是亦見誅遐人才
甚凡自諱名有同至諱常對客曰孝武無道見
枉殺母其頑駮若此及彥節當權遐累求方伯
彥節曰我在事而用汝作州於聽望不足遐曰
富貴則言不可相關從坐之日得免不至是果

死義宗弟義賓封興安侯位徐州刺史卒謚曰
肅侯義賓弟義綦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始興
王潛嘗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
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
苦其庸塞皆然位湘州刺史謚僖侯

臨川烈武王道規傳

鮑昭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武帝少弟也倜儻有
大志預謀誅栢玄時栢弘鎮廣陵以爲征虜中
兵參軍武帝剋京城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孟
昶斬弘玄敗走道規與劉毅何無忌追破之無

忌欲乘勝追玄直造江陵道規曰諸栢世居西楚羣小皆爲竭力栢振勇冠三軍且可頓兵以計策縻之無忌不從果爲振敗乃退還尋陽繕舟甲復進遂平巴陵江陵之平道規推毅爲元功無忌爲次自居其末以起義勲封華容縣公累遷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史加都督善於刑政士庶畏而愛之盧循寇逼建鄴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爲循黨荀林所破林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剋建鄴而栢謙自長安入

蜀譙縱以謙爲荊州刺史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欲去者不禁因夜開城門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車迎之衆咸感悅衆議欲使檀道濟到彥之共擊荀林等道規曰非吾自行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諸將大敗謙斬之諮議劉遵追荀林斬之巴陵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道規一皆焚燒衆乃大安徐道覆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

襄陽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剋都遣道覆上為刺
史江漢士庶感其焚書之恩無復二志道規使
劉遵為游軍拒道覆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
遵自外橫擊大破之初使遵為游軍眾咸言不
宜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之
力眾乃服焉遵字慧明淮南南海西人道規從母
兄也位淮南太守追封監利縣侯道規進號征
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豫州以疾不拜
義熙八年薨于都贈司徒謚曰烈武進封南郡
公武帝受命贈大司馬追封臨川王無子以長
沙景王第二子義慶嗣初文帝少為道規所養
武帝命紹焉咸以禮無二繼文帝還本而定義
慶為後義慶為荊州廟王當隨往江陵文帝下
詔褒美勲德及慈蔭之重追崇丞相加殊禮鸞
路九旒黃屋左纛給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武
賁班劍百人及長沙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
後薨葬皆準給義慶幼為武帝所知年十三襲
封南郡公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元嘉中為丹
楊尹有百姓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避孫讎
義慶議以為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蓋以莫

大之寃理不可奪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
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况趙之縱暴本
由於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
母等行路之深讎宜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
加尚書左僕射八年太白犯左執法義慶懼有
災禍乞外鎮文帝詔諭之以爲玄象茫昧左執
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
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他義
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九年出爲平西將軍荆
州刺史加都督荊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甲居

朝廷之半故武帝諸子徧居之義慶以宗室令
美故特有此授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竝
不受十二年普使內外羣臣舉士義慶表舉前
臨汝令新野庾實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處士
南郡師覺授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內官長親老
不隨在官舍者一年聽三吏餉家先是王弘爲
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爲西土所安撰徐州
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爲典敘以
述皇代之美改授江州又遷南兖州刺史竝帶
都督尋即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性簡素寡嗜

愆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足爲宗室之表歷任
無浮滛之過唯晚節奉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
乘及長不復跨馬招聚才學之士遠近必至太
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
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有辭章
之美引爲佐吏國臣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
百卷並行於世文帝每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爲古樂府文
甚道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
河清頌其序甚工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

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日照
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
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
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竒之賜
帛二十疋尋擢爲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令
文帝以爲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
照悟其旨爲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
不然也臨海王子項爲荊州照爲前軍參軍掌
書記之任子項敗爲亂兵所殺義慶在廣陵有
疾而白虹貫城野麇入府心甚惡之因陳求還

文帝許解州以本號還朝二十一年薨于都下
追贈司空謚曰康王子哀王畢嗣為元凶所殺
畢子綽嗣昇明三年見殺國除

營浦侯遵考傳從子季連

營浦侯遵考武帝族弟也曾祖淳皇曾祖武原
令混之弟位正負即祖巖海西令父消子彭城
內史始武帝諸子並弱宗室唯有遵考及北伐
平定以為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關中
失守南還再遷冠軍將軍晉帝遜位居秣陵宮
遵考領兵防衛武帝初即位封營浦縣侯元嘉

南史傳三

中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為政嚴暴
聚斂無節為有司所糾上寢不問孝武大明中
位尚書左僕射領崇憲太僕後老疾失明元徽
元年卒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
公子澄之昇明末貴達澄之弟琨之為竟陵王
誕司空主簿誕有寶琴左右犯其徽誕罰焉琨
之諫誕曰此余寶也琨之曰前哲以善人為寶
不以珠玉為寶故王孫圉稱觀父為楚國之寶
未聞以琴瑟為寶誕怛然不悅誕之叛以為中
兵參軍辭曰忠孝不得竝琨之老父在將安之

乎誕殺之後贈黃門郎詔謝莊為誅遵考從父
弟思考亦官歷清顯卒於散騎常侍金紫光祿
大夫

子季連字惠續早歷清官齊高帝受禪將及誅
太宰褚彥回素善之固請乃免建武中為平西
蕭遙欣長史南郡太守遙欣多招賓客明帝甚
惡之季連有憾於遙欣乃密表明帝言其有異
迹明帝乃以遙欣為雍州刺史而心德季連以
為益州刺史令據遙欣上流季連父思考宋時
為益州雖無政績州人猶以義故故喜得之季

連存問故老見父時人吏皆泣對之遂寧人龔
愜累世有學行辟為府主簿及聞東昏失德稍
自驕矜性忌褊遂嚴復酷恨土人始怨永元元
年九月因聲講武遂遣中吳參軍宋買以兵襲
中水穰人李託買戰不利退還州郡遂多叛亂
明年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為
聖主弘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
己玉印當王蜀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大破
獲之將刑謂刑人曰我須臾飛去復曰汝空殺
我我三月三日會更出遂斬之梁武帝平建鄴

遣左右陳建孫送季連二子及弟通直郎子深
喻旨季連受命脩還裝武帝以西臺將鄧元起
爲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連爲南郡時待之
素薄元起典籤朱道琛者嘗爲季連府都錄無
賴季連欲殺之逃免至是說元起請先使檢校
緣路奉迎及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
器物輒奪之曰會屬人何須苦惜軍府大懼言
於季連季連以爲然又惡昔之不禮元起益憤
蒯司馬朱士略說季連求爲巴西郡守三子爲
質季連許之旣而召兵筭之精甲十萬臨軍歎

曰據天嶮之地握此盛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
失作劉備欲以此安歸乎遂矯稱齊宣德皇后
令復反收朱道琛殺之書報朱士略兼召涪令
李膺並不受命天監元年六月元起至巴西季
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見敗季連固守元起圍
之城中餓死者相枕又從而相食二年乃肉袒
請罪元起遷季連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禮季
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元起誅李奉
伯送季連還都將發人莫之視唯龔曷送焉初
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賞士之至者皆許以

辟命於是受別駕中從事檄者將二千人季連
既至詣闕謝罪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首以至
帝前帝笑謂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
豈無卧龍之臣乎赦為庶人四年出建陽門為
蜀人藺相如所殺季連在蜀殺其父變名走建
鄴至是報焉乃面縛歸罪帝壯而赦之

武帝諸子

宋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脩華生廬陵孝
獻王義真胡婕妤生文帝王脩容生彭城王義
康栢美人生江夏文獻王義恭孫美人生南郡

王義宣呂美人生衡陽文王義李

廬陵孝獻王義真傳

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初封桂陽
縣公年十二從北征及關中平武帝東還欲留
偏將恐不足固人心乃以義真為雍州刺史加
都督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為長史委以
關中任帝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生不霑王
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
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武
帝為之憫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今留

第二兒令文武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子孫手授帝義真又進都督并東秦二州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戶多在關中望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歎息而赫連勃勃寇逼交至沈田子旣殺王鎮惡王脩又殺田子兼裁減義真賜左右物左右怨之因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殺田子豈又欲反也義真使左右劉乞殺脩脩字叔京北霸城人初南度見栢玄玄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也脩旣

死人情離異武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義真鎮關中使義真疾歸諸將競斂財貨方軌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虜騎若至何以待之賊追兵果至青泥大敗義真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武帝未得義真審問怒甚剋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啓知義真免乃止義真尋爲司州

刺史加都督以段宏爲義真諮議參軍宏鮮卑人爲慕容超尚書左僕射武帝伐廣固歸降義真改揚州刺史鎮石頭永初元年封廬陵王武帝始踐祚義真色不悅侍讀博士蔡茂之問其故對曰安不忘危何可恃也明年遷司徒武帝而豫以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鎮歷陽未之任而武崩義真聰敏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慧琳道人竝周旋異常云得志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道人爲西豫州刺史徐羨之等

嫌義真靈運延之眚狎過甚故吏范晏戒之義真曰靈運空踈延之隘薄魏文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游耳將之鎮列部伍於東府前既有國哀義真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坐視部伍因宴舫裏使左右剔母舫函道施已船而取其勝者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初少帝之居東宮多狎羣小謝晦嘗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旣高宜思存萬代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晦

造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荅還曰德輕於
才非人主也由是出居于外及羨之等專政義
真愈不悅時少帝失德羨之等謀廢立次第應
在義真以義真輕詆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
不協奏廢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
上疏諫徙爲梁州府軍叅軍尋殺之景平二年
羨之等遣吏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元
年八月詔追復先封迎靈柩并孫脩華謝妃一
時俱還三年正月誅徐羨之傅亮等是日詔追
崇侍中大將軍王如故贈張約以郡義真無子

文帝第五子紹字休胤嗣襲廬陵王紹少寬雅
位揚州刺史薨無子以南平王鑠子敬先嗣

彭城王義康傳

彭城王義康永初元年封彭城王歷南豫南徐
二州刺史並加都督文帝即位爲驃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年改授都督荊州刺史給
班劍三十人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脩
理六年司徒王弘表義康宜還入輔徵爲侍中
司徒錄尚書事都督南徐州刺史二府置佐領
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旣多疾且每事推謙自

是內外衆務一斷之義康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用義康昔在豫州湛爲長史旣素情款至是待遇特隆動皆諮訪故前後在藩多善政九年王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旣專朝權事決自已生殺大事皆以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竝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權傾天下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接引又聰識過人一聞必記嘗所覈遇終身不忘稠人廣坐每標題所憶以示聰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已府自下樂爲竭力不敢欺負文帝有虛勞疾每意有所想便覺心中痛裂屬纊者相係義康入侍醫藥盡心衛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寢彌日不解衣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華拜衮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

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向其淺陋若此既闇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藪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僕射殷景仁爲帝所寵與劉湛素善而意好晚乖湛常欲因宰輔之權傾之景仁爲帝所保持義康屢言不見用湛愈憤南陽劉斌湛之宗也有俗才用爲義康所知自司徒右長史擢爲

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並以傾側自入見帝疾篤皆謂宜立長君上嘗危殆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湛景仁並不荅而胤秀等輒就尚書儀曹索晉咸康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帝疾瘳微聞之而斌等旣爲義康所寵遂結朋黨若有盡忠奉國不同己者必搆以罪黜每采景仁短長或虛造同異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斌爲丹楊尹言其家貧上覺之曰以

爲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
斌代之上時未有所擬倉卒曰我已用王鴻上
以嫌隙旣成將致大禍十七年乃收劉湛又誅
斌及大將軍錄事參軍劉敬文并賊曹孔劭秀
中兵邢懷明主簿孔胤秀丹楊丞孔文秀司空
從事中郎司馬亮烏程令盛曇泰徙尚書庫部
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之永興令顏遙之湛弟
黃門郎素斌弟給事中溫於廣州王履廢於家
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義康時入
宿留止中書省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義康上

表遜位改授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實幽之也停
省十餘日桂陽侯義融新渝侯義宗祕書監徐
湛之往來慰視於省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
哭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琳
公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征虜司馬蕭斌爲義
康所昵劉斌等讒之被斥乃以斌爲諮議領豫
章太守事無大小皆委之司徒主簿謝綜素爲
義康所狎以爲記室左右愛念者竝聽隨從至
豫章辭州見許資奉優厚朝廷大事皆報示之
義康未敗時東府聽事前井水忽涌野雉江鷗

並入所住齋前龍驤參軍巴東令扶育上表申
明義康奏即收付建康賜死會稽長公主於兄
弟爲長帝所親敬上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
拜頓首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起自扶之主曰
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上亦流
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
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曰會稽姊飲憶弟所飲
餘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二十二年太子詹
事范暉等謀反事連義康詔特宥大辟并子女
並免爲庶人絕屬籍徙安成郡義康在安成讀

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此
我得罪爲宜也二十四年豫章胡誕世前吳平
令袁暉等謀奉戴義康太尉江夏王義恭奏徙
義康廣州奏可未行會魏軍至瓜步天下擾動
上慮有異志者奉義康爲亂孝武時鎮彭城及
尚書左僕射何尚之並言宜早爲之所二十八
年正月遣中書舍人嚴麝持藥賜死義康不肯
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以
侯禮葬安城郡子允元凶殺之孝武大明四年
義康女玉秀等乞反葬舊塋詔聽之

江夏文獻王義恭傳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疑姿顏端麗武帝特所鍾愛帝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醃盤義恭求須果食日中無筭得未嘗馭悉以與傍人諸王未嘗敢求亦不得元嘉六年爲都督荊州刺史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及出蕃文帝與書誡之曰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子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園池堂觀計無須改作凡訊獄前一二日可取訊簿密與劉湛輩粗共詳論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刑獄不可壅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聲樂嬉遊不宜令過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不不盡何由具知衆事九年爲南兗州刺史加

都督鎮廣陵十六年進位司空明年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蕃徵義恭爲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司徒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給班劍二十人置佐領兵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義恭小心且戒義康之失雖爲摠錄奉行文書而已文帝安之年給相府錢二千萬侘物稱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文帝又別給錢年至千萬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二十七年文帝欲有事河洛義恭摠統羣帥出鎮彭城及魏軍至瓜步義恭與孝武閉城自守初魏軍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誠勸義恭荅曰臣雖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恥及魏軍至義恭果欲走賴衆議得停降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魯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倒折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代取父老莫不歎息又以本官領南兗州刺史加都督移鎮盱眙脩館宇擬東城二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蒼蠶船上迎之遭太妃憂改授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還鎮東府元凶肆逆其日劭急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

諸王慮有詐妄致害者召皆有人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劾遣之而後入義恭凡府內兵仗並送還臺進位太保孝武入討劾疑義恭異志使入尚書下省分諸子竝神獸門外侍中下省孝武前鋒至新亭劾挾義恭出戰故不得自拔戰敗義恭單馬南奔劾大怒遣始興王潛殺義恭十二子義恭既至勸孝武即位授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假黃鉞事寧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劔爲三十人以在蕃所服玉環大綬賜之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天子不應加拜從之

及立太子東宮文案使先經義恭及南郡王義宣等反又加黃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臧質七百里馬賜義恭孝武以義宣亂逆由是彊盛欲削王侯義恭希旨請省錄尚書上從之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陳貶損之格九條詔外詳議於是有司奏九條之格猶有未盡更加附益凡二十四條大抵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公主妃傳令不得朱服輿不得重搗鄣扇不得雉尾劔不得鹿盧形槩眊不得孔雀白氅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

但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
袿衣不得莊面諸妃主不得著緝帶信幡非臺
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長官於其封
君罷宮則不復追敬不稱臣諸鎮常行車前不
得過六隊刀不得過銀銅飾諸王女封縣主諸
王子孫襲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
鹵簿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
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輿非輶車不得
油幢平乘船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
舟詔可孝建二年爲揚州刺史加入朝不趨贊

拜不名劔履上殿固辭殊禮義恭撰要記五卷
起前漢訖晉太元表上之詔付祕閣時西陽王
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
領司徒義恭常慮爲孝武所疑及海陵王休茂
於襄陽爲亂乃上表稱諸王貴重不應居邊有
州不須置府其餘制度又多所減省時孝武嚴
暴義恭慮不見容乃卑辭曲意附會皆有容儀
每有祥瑞輒上賦頌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
頭西岸又勸封禪上甚悅及孝武崩遺詔義恭
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抑元景領尚書令入住城

內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爲摠統尚書中事委顏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前廢帝即位復錄尚書本官如故尚書令柳元景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一依舊準又增義恭班劍爲四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固辭殊禮義恭性嗜不怙與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游欵意好亦多不終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

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二三百里孝武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孝武自爲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謀欲廢立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腹胃挑取眼睛以密漬之以爲鬼目粽明帝定亂令書追崇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

鼓吹輜輳車泰始三年又詔陪祭廟庭

南郡王義宣傳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澀於言論元嘉元年封竟陵王都督南兗州刺史遷中書監中軍將軍給鼓吹時竟陵羣蠻充斥役刻民散改封南譙王十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初武帝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彊遺詔諸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烈武王有大功於社稷義慶又居之其後應在義宣上

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義宣爲南徐州刺史而會稽公主每以爲言上遲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義宣都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荊州刺史先賜中詔曰師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績潔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此信未易在彼已有次第爲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爲汝耳汝與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方物之義亦互有

少劣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師護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勤自課厲政事脩理白皙美頰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媪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進位司空改侍中二十七年魏軍南侵義宣慮寇至欲奔上明及魏軍退文帝詔之曰善脩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遷司徒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元凶殺立以義宣爲中書監太尉領司徒義宣聞之即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近遠會孝武入討義

宣遣參軍徐遺寶率衆三千助爲前鋒孝武即位以義宣爲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四十人改封南郡王追謚義宣所生爲獻太妃封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譙王義宣固辭內任及愷王爵於是改授都督八州諸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爲宜陽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義宣在鎮十年兵彊財富旣首創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所下制度意不同者一不遵承嘗孝武先自酌飲

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初藏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爲亂以成其姦自襄陽往江陵見義宣便盡禮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爲有大才負大功挾震王之威自古尠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不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質言而孝武閨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剋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使同爽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補天子并送天下羽儀遺

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狼狽起兵二月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使僚佐悉稱名遣傳奉表以姦臣交亂圖傾宗社輒徵召甲卒戮此凶醜詔荅之大傳江夏王義恭又與義宣書諭以禍福義宣移檄諸州郡遣參軍劉湛之尹周之等率軍下就臧質雍州刺史朱脩之起兵奉順義宣率衆十萬發自江津舳艫數百里是日大風船垂覆沒僅得入中夏口以第八子惔爲輔國將軍留鎮江陵遣魯秀朱曇韶萬餘人北討朱脩之秀初至江陵見義宣旣出

拊膺曰阿兄誤人事乃與癡人共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尋陽與質俱下質爲前鋒至鵲頭聞徐遺寶敗魯爽於小峴授首相視失色孝武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於義宣并與書義宣質竝駭懼上先遣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爲却月城營柵甚固撫軍柳元景據姑孰爲大統偏師鄭琨武念戍南浦質徑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質乘風順流攻玄謨西壘冗從僕射胡子友等戰失利棄壘度就玄謨

質又遣將龐法起數千兵趣南浦仍使自後掩玄謨與琨念相遇法起戰大敗赴水死略盡義宣至梁山質上出軍東岸攻玄謨玄謨分遣游擊將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壘奮擊大敗質軍軍人一時投水護之等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猛盛煙燭覆江義宣時屯西岸延火燒營殆盡諸將乘風火之勢縱兵攻之衆一時奔潰義宣與質相失各單舸迸走東人士庶竝歸順西人與義宣相隨者舩舸猶有百餘女先適臧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西奔至江

夏間巴陵有軍被抄斷回入逕口步向江陵衆散且盡左右唯有十許人脚痛不復能行就民僦露車自載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竺超人具羽儀迎之時帶甲尚萬餘人義宣既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誠使撫慰衆賓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而笑魯秀竺超人等猶爲之爪牙欲收合餘燼更圖一決而義宣惛墊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比

走義宣不復自立欲隨秀去乃於內戎服盛糧糗帶背刀攜息悒及所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地超人送城外更以馬與之超人還守城義宣冀及秀望諸將送比入魏既失秀所在未出郭將士逃盡唯餘悒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郡空廨無牀蓆地至旦遣黃門報超人超人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

分別始是苦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公王入坐
與荊州刺史朱脩之書言義宣反道叛恩便宜
專行大戮書未達脩之已至江陵於獄盡之孝
武聽還葬舊墓長子恢年十一拜南譙王世子
晉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衛尉官孝武欲重
城禁故復置衛尉卿以恢爲侍中領衛尉衛尉
之置自恢始也義宣反錄付廷尉自殺恢弟愷
字景穆生而養於宮中寵均皇子十歲封宜陽
侯孝武時進爲王義宣反問至愷於尚書寺內
著婦人衣乘問訊車投臨汝公孟詵詵於妻室
內爲地窟藏之事覺并誦誅其餘並爲脩之所
殺

衡陽文王義季傳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文帝爲
荊州武帝使隨往由是特爲文帝所愛元嘉元
封衡陽王十六年代臨川王義慶爲都督荊州
刺史先是義慶在任遇巴蜀擾亂師旅應接府
庫空虛義季畜財節用數年還復充實隊王續
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不食肉義季哀其志
給豐每月粟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

拙書上聽使人書啓事唯自署名而已嘗大蒐於郢有野老帶苦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游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爲長夜飲略少醒日文帝詰責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皆汝所諳近長沙兄

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徵耽酒成疾旦多待盡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義季雖奉旨酣縱不改成疾以至於終二十一年徵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加都督發州之日帷帳哭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爲美談二十二年遷徐州刺史明年魏攻邊北州擾動義季慮禍不欲以功勤自業無他經略唯飲酒而已文帝又詔責之二十四年薨於彭城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許上遣東海王禕迎喪追贈司空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雖係之于歷數至於經啓多難莫不兼藉親賢當於餘祿內侮荀桓交逼荆楚之勢同于累卵如使上略未盡一筭或遺則得喪之機未可知也烈武王擊群才揚盛策一舉而埽勅寇蓋亦人謀之致乎長沙雖位列台鼎不受本根之寄跡其行事有以知武皇之則哲廬陵以帝子之重兼高明之姿釁跡未彰禍生忌克痛矣夫天倫猶子分形共氣親愛之道人理斯同富貴之情其義則舛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觀夫彭城南郡其然乎江夏地居愛子位當上相大明之世親禮冠朝屈體降身歸于卑下得使兩朝暴主永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磔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誠斯爲篤矣衡陽晚存酒德何先後之云殊其將存覆車之鑒不然何以致於是也

